



— — — —

# 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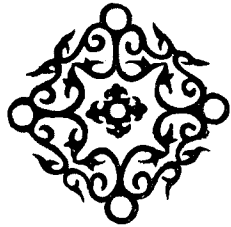
NEIMONGGUDUANPIANXIAOSHUOXUAN

7

1980

I247.7  
505  
3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1·呼和浩特



A 867178

1980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农牧场总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·875 字数:280千 插页:2

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90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202 每册:0.90元

## 内容简介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选编了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专业和业余作者1980年发表的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26篇。这些作品，题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有的是对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歌颂，有的是对领导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褒扬，有的是对为“四化”忘我献身的新人新事的赞美，有的是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的控诉，有的是对阻碍“四化”建设的丑恶现象的揭露，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。

这些作品，大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艺术水平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，基本上代表了内蒙古自治区广大作者1980年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新成就。



# 目 录

- 愿草原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孟和博彦（1）
- 森林里的梦……………〔鄂温克族〕乌热尔图（1）
- 在高高的哨塔上……………郭增生（16）
- 莎仁大娘和她的哈日呼……………赵玉衡（32）
- 活佛的故事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玛拉沁夫（43）
- 活力……………张志彤（53）
- 春雪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伊·布勒固德（66）
- 遥远的乡村……………沙 痕（79）
- 但愿从今后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敖德斯尔（95）
- 信心……………杨 啸（112）
- 关卡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照日格巴图（127）
- 光棍儿梁春娃……………蓼希庵（141）
- 生命的旋律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卓·格赫（157）
- 弥勒佛……………王 栋（163）

还是那匹马.....	张时鲁(180)
盗马人.....	张作寒(199)
福鱼儿.....	谷丰登(207)
四化老汉.....	〔蒙古族〕毕力格太(218)
有这样一个夜晚.....	王星之(230)
药引子.....	〔蒙古族〕莫·阿斯尔著 〔蒙古族〕玉    英译(239)
创伤在愈合.....	江    浩(249)
大门初开.....	王之义(265)
青山酒家.....	李    尧(278)
塞夫.....	〔蒙古族〕云大建(289)
兑现.....	山    海(293)
三声迎新炮  一顶破毡帽.....	武    翔(306)
行路难.....	张长弓(316)

## 森林里的梦

明亮的秋月绽开浑圆的笑脸，温柔地轻抚着沉静下来的山林，月光下的树木、小溪、山岩变得十分安静，象一群入睡的孩子，横七竖八，在地面上投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。阵阵夜风轻吻着桦树的枝叶，发出奇妙的声响，仿佛是飘袅而来的乐曲。

这片被温柔沉静的桦树林环抱的空隙中支立着一座低矮的桦皮帐篷，象个孤零零的松蘑。帐篷里升腾着一堆篝火，微弱的火苗被夜风挑逗得顽皮地伸动火舌，柴烟恋恋不舍地在帐篷里盘绕。

火堆旁仰卧着一个人，这是鄂温克老猎人沙日迪。他很疲劳，布满皱纹的脸在火光的跳跃中显得苍老、安详；眯了起来的双眼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一个方向。此时，虽然森林早已安静地入睡了，他却没有一点睡意。他清楚地记得，自己是怎样挣脱小孩子银阿那恋恋不舍的小手，避开儿媳安塔那噙泪劝留的双眼，固执地离开了已经变得闹哄哄，乱糟糟的村庄，离开了他那温暖的家，独自来到了这片他游猎了大半辈子的幽静的山林，支起了在仓库里存放了十多年的破帐篷，住了下来。

“……五……六……十……对，来这几十天有啦。”他低沉地自语着，眨动了一下干涩的眼皮。

夜风奏起轻柔的音乐，轻轻地送进他的心里，使他感到轻快和舒畅。他挪动一下身子，仔细地倾听着那大自然的催眠曲。

他被那绵绵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声响陶醉了……他听到了一支激动心扉的歌。啊，那是她的老伴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给他生了

第一个儿子奔布后，经常唱的歌。歌声越来越清晰了，声音那么轻柔，象一股山泉在身旁畅快地流过：

波悠，波悠，我的宝贝，  
星星睁开了眼睛，  
小鸟闭上了嘴，  
夜色多么美。  
波悠，波悠，我的宝贝，  
月亮对你笑，  
森林伴你睡，  
睡吧，我的宝贝

……

他带着欣慰的面容，欣赏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图影：

小奔布白嫩的小脸，黑闪闪的，象珍珠一样的眼睛，淡黄的绒毛。哟，多么可爱的小脸蛋啊，他娇小的身体被鹿皮包裹紧紧地绑在摇车里，摇车挂在一丫粗壮的树枝上；树旁站着孩子的母亲，那时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美丽，她正弯腰用木牙刀刮着一张鹿皮，鹿皮揉得软绵绵的。她不时停下来，轻轻地推一把摇车，摇车悠悠地荡着，上面系结的玛瑙石，雄獠牙，松鸡爪，鹿蹄壳互相撞击着，发出清脆动人的声音。一缕缕青烟在摇车周围缭绕，白色的蚊烟象晨雾一样，那些可恶的蚊蠓吓得躲得远远的……

“唱吧，我爱听，睡吧，孩子……”这是沙日迪心里的祝愿。

他活动了一下麻木了的右腿。唉，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，思绪扯断了。

他抬头仰望帐篷顶，透过那残缺的窟窿，望见了两颗镶在墨蓝色天幕上烁烁闪耀的星星。

“星星啊，星星……都说你象山里人的眼睛，可谁的眼睛呢？……”他心里想，“是象眼睛啊，那是小奔布的眼睛。”

他看见小奔布连蹦带跳地朝自己跑来，牵着他心爱的小驯鹿



崽，他眼睛象亮晶晶的黑宝石，脸上沾着几根驯鹿脖子上的白毛。孩子扑到他的怀里，捧着他的脸亲着，吻着。忽然——

“阿敏<sup>①</sup>，你的脸不好，你看我的脸。”小奔布拍拍自己光嫩的小脸蛋，闪动着敏慧而美丽的大眼睛。

“阿敏小时候淘气，在林子里跑，让蜘蛛网沾在脸上了！”父亲编织着美丽的故事。

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，”小奔布撅起小嘴，“你的眼睛象天上的星星，这么亮！”

“我的宝贝，你的眼睛也象天上的星星啊。”

……

沙日迪感到些许凉意，坐了起来，披上犴皮上衣，拿起两块堆在脚边的木样，添在火堆上。火劈劈啪啪地燃旺了。他呆滞地望着火苗，从那跳跃不定的火光中继续追寻着往事的踪迹……

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

猎狗的狂吠声，在黄昏的密林中传得很远。

围在篝火旁的猎人们吃着烤得喷香的鹿肉，谈着各自的稀奇古怪的狩猎故事，猎狗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凭经验，他们判断出这是在向一个陌生人围叫。

迎着几条左挡右冲的猎狗的围攻，毫不畏惧地朝篝火走来的是一个魁梧的山外人。

沙日迪借着昏黄的暮色打量着这个穿着整齐的干部制服的人。

来者恭敬地用鄂温克人传统的礼节逐一问候，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。

沙日迪猛地认出了陌生的客人，奔上前去：“奔布，我的儿子！”他声音在颤抖，分别了八年的儿子，这么突然地站在他的面前，兴奋得他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臂，好象怕他突然飞去。

儿子注视着父亲黑红的脸膛。“阿敏，你还这么硬实，手还

这么有劲……”

“怎么，攥疼了吗？……嗨，快点来呀！”他激动地朝帐篷喊老伴。他把儿子拉到火堆旁，按他坐下，顺手添了两块木柴，火着得更旺了。

“孩子，孩子，你回来啦，你成大人啦！我已经打过八季鹿茸了，山坡上的杜鹃花也开过八次了，我等了八年啦，……”沙日迪的眼睛湿润了，“孩子，还生我的气吗？”他盯着儿子的眼睛，用发颤的声音问。

奔布摇摇头。“干啥呀，阿敏，还怕我跑吗？瞧你，一直没撒开我的胳膊。”儿子英俊的脸上漾着真诚的俏皮的笑容。

火堆旁的猎人们都乐了，沙日迪放开了手。奔布见过母亲和小弟弟，把带来的礼品，摊放在猎人们的面前。

他咬了口递给他的一串烤鹿肉，笑嘻嘻地对众人说：“阿敏真怕我再跑了，我已经跑过两次啦！”

“你说说为什么跑的？”

奔布把带来的美酒斟在木碗里，双手敬给猎人中的长老。

“第一次跑，是我十二岁那年；对吧，阿敏？你打了一头野鹿，我牵了五头驯鹿去驮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安达克②，他说自己有个宝壶，只要在空中一晃，就能倒出酒来，我信以为真，就用阿敏打的‘迪根蔓’③，换回了那个宝贝酒壶，回到家结果挨了一顿痛打。对吧，阿敏？那次打的真狠，现在想起来，还觉得疼呢！第二天我就偷了阿敏的猎枪跑了，一跑就是两个月，回来的时候背上扛着‘扭根蔓’④，路过神山的时候，看见额妮⑤挂在神树上为我追魂的布条，我笑了。我想，要是晚上回家，阿敏一定会把我当成小鬼撵出来的……”

奔布说得人们都笑了。“那么第二次为啥又跑了呢？”有人颇有兴趣地问。

“第二次，那是工作队进山，是四七年……”

“孩子，那年你才十三呀！”奔布慈祥的额妮轻声插嘴说。

“对。那年工作队顶着风雪进山，找到了我们鄂温克人，给了粮食、布匹，还为我们治病；对吧，阿敏？……”

“那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的春风啊！”沙日迪由衷地赞同说。

“……和工作队分手的时候，我拽着王队长的衣襟，要他带我去参加工作。阿敏说啥也不同意，那时候，阿敏呀……”。

“咳！”沙日迪干咳了一声。

“……阿敏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跑掉，走了一天都没撒开。可我还是一个劲央求让我跟工作队去。阿敏生气了，对我喊起来：‘你去吧，小兔崽子！到山外有你好的，你没见过牛在地里拉犁吧？那你就去试试吧！你再想吃鹿肉，喝鹿奶，穿鹿皮衣，做梦去吧！’阿敏打了我一个带响的嘴巴，这可好，我一下象小鹿似地穿进林子，象鸟儿似地飞了！……”

“说吧，说吧，孩子，后来呢？”沙日迪着急地追问。

“后来，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，懂了很多革命道理。解放后，我被送到人民大学学习，那儿有汉族、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的兄弟，都是青年人……”

“哦，你们象没驯过的二岁子鹿，先驯驯，再驮东西。”不知谁小声开了句玩笑。

“不，我们象在一个柱⑥里断了脐带的奴坤⑦一样生活在一起……”

额妮凑在儿子身旁担心地悄声问：“孩子，你还走吗？”

“要走的。不过，这次不会走远了，额妮，放心吧。”奔布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提高声音说，“我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，人民政府已经决定给我们游猎的鄂温克人、鄂伦春人盖房子，建新村！……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真的？”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那我们要凑多少鹿茸……”有人不放心。

“不，这是国家出钱，专门为我们盖的，这是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。”

“民族政策，……”沙日迪喃喃地重复着这句陌生而又觉得亲切的话。

“安塔她们部落也搬来了，我让人去找她了；孩子，她在等你，等了八年呀，你俩结婚吧……”善良的额妮亲昵地偎依在儿子身旁，向儿子絮絮地诉说着。

奔布微笑着点头。“不过，我明天就得走，额妮。”儿子抱歉地说。

“干啥这么匆匆忙忙的，象只鸟，刚刚落在窝里又要飞？”猎人长者取出桦皮烟盒，抹了一指口烟，不解地问。

奔布压低了声音，羞涩地说：“尊敬的合克⑧，我当了兴安旗的旗长了。”

“嗷——！”篝火旁的人们顿时欢腾起来。“我们鄂温克人也有博恩⑨啦！”

“你管的人，有咱们部落的人多吗？”

“兴安旗有多大呀？”

“那些大民族的汉人，蒙古人，达斡尔人，你都能管吗？”

小伙子们手舞足蹈，围着他七嘴八舌。

沙日迪兴奋得象喝了最醇美的越桔酒，脸上泛着红光，自豪地对身旁的人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十二岁用别力弹克⑩打头鹿，十三岁打公熊；奔布这小子，比我还强哪！”

这天晚上，部落里的猎手们为奔布准备了新房——在小河畔支起了崭新的帐篷，选准了送给新婚夫妻的驯鹿。一切都是按照老规矩准备的。婚礼的篝火多旺啊，点起一堆又一堆，火花照出了树影，映红了山峦。

……火燃得很旺，幻动着的火光照着俨然端坐的沙日迪，好似一尊铜像。沙日迪脸和胸被烤得发热，他伸出粗糙的大手，摸

摸胸口，揉揉眼睛，从幻觉中返回了现实。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想把心中的烦闷驱赶掉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样做反倒使无限的忧愁又悄悄爬上了心头，他只好再躺到犴皮地褥上。

他瞥见了放在一旁的儿媳妇安塔送来的食品和烟酒，还有小孙子银阿捎来的糖块。这小家伙，因为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已经在家好几个月了，他的叔叔坤山也是在那个学校念书的。唉，天哪，眼下，这世界什么都乱了套，孩子们，鄂温克人的儿孙们！……呵，他记起了送小儿子坤山上学的情景。

是啊，那时候坤山还很小，他牵着五头驯鹿下山，坤山哭哭啼啼的，骑在鹿背上。

他牵着驯鹿走进了学校的大门。

“喂——！”他不知怎样称呼那些热情迎上来的老师们。“同志——”他抻过坤山的小手，让一个老师攥住。“我想让他，也在你们的板凳上坐坐，你们多给他……”他指指墙上的字。

“欢迎啊，我们正准备上山动员孩子们来念书呢。谢谢您。”校长说。

他看到老师这样热情地收下了坤山，高兴地从驮在鹿背的皮袋里取出两张水獭皮和三张猞猁皮，捧到校长面前，“我的……”他没把话说完就把珍贵的兽皮塞在校长的怀里。

“不，不，你的孩子是免费的。”校长连忙解释道。

“免费？……”他很奇怪。

一个老师走过来把一叠人民币放到他的手中。“你的孩子正式入学了，这是发给他的第一个月的助学金。”

他莫名其妙地望着那些和善的脸，手中的钱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党中央规定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子女入学，要给予特殊照顾。这是民族政策。”校长微笑着说。

“啊，民族政策！又是她……”他惊喜地张大了嘴，真想喊起来。

林子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惊起了沙日迪，他撩起帐篷朝迷蒙的树林张望，大概是一头孢子从那里穿了过去，踩断了地上的枯枝。

思路断了，他感到倦懒起来，躺在犴皮地褥上又仰脸望着帐篷顶的星星。

是啊，星星象眼睛，眼睛象星星。可有时也象火堆里迸出的火星。刚才出现的奔布和坤山笑眯眯的小脸，黑闪闪的眼睛消失了，象雾一样去得没有一点声息，那么神秘。他感到有一阵冷风吹来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。

突然，他的眼前出现了奔布那衰老的、血淋淋的脸，半睁的眼睛，好象在恋恋不舍地盼着什么，一层尘雾蒙在上面。往常那充满力量，惹人喜爱和察人肺腑的目光，不见了，象流星一样消失了。沙日迪痛苦地伸出颤抖的手在空中轻轻地拂动着，他想劝自己的儿子——那临死都没有闭上眼睛的宝贝，合上眼皮。他是堂堂正正的旗长啊。他为全旗二十万人的生计奔波了二十多年。他没有昧着良心做过一件坏事，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鄂温克人的蠢事，他的心象金子一般明亮，可他死得却象只鸟，无声无息……

怎么想这些呢？那些可怕的事情刚刚过去一个月，还是让它永远过去吧，象流水一样。为什么总要想它？难哪，父亲对儿子的爱，那么深沉！他揉揉自己的眼睛，唉，眼角都湿了，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怎么还象孩子！

他望着头顶上的星星，星星眨动着眼睛，用寒光刺痛他的心。

“星星呵，你能看见我这孤老头子吗？”

……他又看见一双眼睛。这是他二小子坤山的眼睛，那双机灵的眼睛那么安详地闭上了，嘴边还挂着笑，好象正在做着一个好的梦。他死了，他的同学都说他死得光荣。是啊，他身上还盖着什么战斗队的红旗，比他哥哥强多了，还有那么多的人——他的战友们，为他落泪，称他是烈士，说他是“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英

雄”，可在他——父亲的心里，却有难言的隐痛。坤山胸口留着枪弹穿过的窟窿。他才刚二十岁，和他同年生的驯鹿崽，现在还活着，对呀，就是那头白驯鹿，十几年前他还骑在它的背上……

沙日迪感到心口象被什么堵住似的。热血在脉管里加速了流动，痛苦和疲乏把他从朦胧的意识中推回来。不，再不能看星星了！他收回目光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朝火堆添了两块木柴，火苗升高了，顿时给这小小的帐篷增加了亮度。他忧郁的双眼漫无目的地瞧着跳跃的火苗，破旧的帐篷，他看见了别力弹克猎枪……我的钢枪呢？我的眼珠一样宝贵的钢枪呢？啊——想起来了，是被那些造反者收缴了。他真想象二十年前那样借着酒劲，敞开胸，用最大的声音，对山喊，对河喊，对所有的人喊，发泄自己的痛苦和烦闷。可如今他不能了，他感到自己象驯鹿一样失去了野性。是老了，象断了翅膀、伤了筋骨的母鸡，连鸡雏都护不住了！……不能再想下去！他挥了一下手臂，给自己下了果断的命令。然后，象喝醉了酒，身子骨软瘫在犴皮地褥上，闭上了干涩的眼皮。

为什么脑袋里好象有一条条小溪在流，这样难以入睡？人老了都这样吗？为什么总用过去来折磨自己？他朦胧中意识到了一个隐约存在的可怕的威胁。这是什么呢？他在记忆的仓库里又寻找起来……

那天，他坐在幽深的密林中的一块树墩上，正用贪恋的目光望着眼前的一切。这片密林，粗壮的松树勇士般的伫立着，秀丽的白桦树好象少女，羞答答地你拥我挤，树上的绿叶和地上的青草，湿漉漉的，漆过一样闪闪发亮。飞来一只红头黑啄木鸟，落在树枝，用它的长喙敲击树身；一只松鸡栖在树梢，抖擞着乌黑的羽毛，伸长脖子，发出嘎嘎的鸣叫；飞龙鸟被树枝遮住了身子，传来口哨般清脆悦耳的叫声。山坡下躺卧着一条小河，平静的河面上—群天鹅自由自在地游着，洁白的羽毛象天上的白云。清清的河水流到这里突然跌落下去，形成了白练似的瀑布。瀑布下是深潭，水是碧绿色的。平稳的水面象明镜一样。河岸的林子里闪出两个

影子，一高一矮，原来是两头驼鹿。母鹿慢悠悠地踱到河边，喝起水来；仔鹿竖起耳朵，活泼泼地瞪大眼睛抬头望着。多么美丽可爱的家乡哟！

他望着这一切，那沉醉的神态，犹如恋人凝视心爱的姑娘那迷人的身姿。他爱这里的一切，他生在这片土地上，长在这处森林里，游猎在这里的山峦中。他常把自己想象成婴儿，把森林、山脉、大地比拟成母亲。啊——而今，也只有这伟大的母亲才能抚慰他那被荒草埋没的心灵！……

他固执地告别了儿媳、孙子，含着悲愤又来到了这片幽寂的森林。可是，一钻进森林，就有一个可怕的预兆袭在心头，他神色不安地在林子里走动、巡视着，一天、两天，……终于，他找到了——一个陌生人的足迹。他精心地巡视每一粒破碎的露珠，每一片翻动的落叶，小心谨慎的追踪着。

“啊，鹿套！”他瞪大眼睛盯着小路上的铁丝套，仿佛看见了驼鹿血淋淋的尸体，两眼顿时射出愤怒的光芒。他意识到一个鄂温克护林员的职责和义务，他自信有这样的力量，来保护国家珍贵动物的生命。他擦着汗水，捶着腰背，一步不停地追赶，终于撵上了那个套鹿人。

“站住！”他大喝一声，挡住套鹿人的去路。

套鹿人吓了一跳，钉子似的站在那里。

“你，套鹿，狼一样！”他气鼓鼓地将铁丝套扔在对方的脚下，用不熟练的汉话吼道。

套鹿人抬起头，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“这……”套鹿人年纪与他相仿，低着头，声音粗哑。“不让套吗？”

“不行！这都是国家的。”他见套鹿人那破旧的外乡人衣着，蓬乱憔悴的样子，心中不由地产生了怜悯，口气和缓了下来，

“你为啥要这么干？嗯？为啥？”

“俺、俺是关里乡下来的，儿子叫人害了……”套鹿老汉突



然抱着头，蹲在地下，放声痛哭起来，“呜……呜……老哥，俺没办法，乡下乱得地也种不成，俺领着三个小孙子来找他姑，可她，也关在‘牛棚’里，三张小嘴在山下等着吃，……俺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……老哥、大哥！俺得让孩子活下去呀！……”

“别哭，兄弟，套鹿不行，……会好的，会好的……”沙日迪被套鹿人那揪人心的哭声打动了，他的眼睛也湿了，讷讷地语无伦次地说着，不知怎么安慰这么不幸的人好。

套鹿人哭了好久，站起身，向他鞠一躬：“老哥，你说的对，鹿是国家的，……俺走了。”说罢转身走了。

“回来，你！”沙日迪用粗哑的声音喊。

套鹿老汉站在那里，慢慢地回头望着他。

“那个山，小河边，有这样的石头。”他指着一座山峰，“你去过？”

“去过。树林里有你们的仓库……”

“你什么拿过？”

“没有”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俺从来没偷过。”

“你去拿吧！”

“不，别人的东西，俺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。我送给你，两张熊皮，五张狼皮。”

“不，俺不能白要你的东西！”

“你，”他上前抓住套鹿人的双肩，脸上露出悲愤、坚毅以及被人蔑视而盛怒的神色，“你看不起我，看不起鄂温克。你说心里话，还套鹿吗？”

“不，俺决不会再来了。”套鹿人用呆滞的目光瞅着他。

“我帮助你，小小的帮助。”他用力摇动老汉的臂膀。

“谢谢。”套鹿老汉迟疑了一会儿，猛一个鞠躬，转身一摇一晃地朝山下走去。